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十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一

按李靖兵法世無完書或謂其出於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淺然宋熙寧間立之學官至武舉亦列之七書以試士

上篇

中篇

下篇

上篇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

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
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
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
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
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
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
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
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隆馬右

此亦孟子
子好色
好貨之
答右軍
部豈
非其敗
哉

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
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
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
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
有是夫當右軍少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爲
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可謂
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
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

之知已

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紆紆、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平、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爲奇、奇兵變爲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三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有一軍而敵止一軍、則以一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耳。唯

陸與練
之分正
爲此一
句道破

善悟

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旣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曹公之說無異衛公以爲異耳後出者不自旁而安擊

民可使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

由不可
使知

衛公每
輕出言
故亦未
確

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
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
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
北而勿罰而勿加以誘敵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
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
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
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
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

信然

堅御衆
無紀所

以奇爲奇、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之善也、蓋符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

以致勝
苟無垂
亦豈免
聊

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
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
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
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詞

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

天地風雲四陣爲
四正龍虎鳥蛇四

陣爲四奇其餘四正四奇之外凡奇
零之兵皆大將握之居中運用焉

奇餘零也因

此爲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

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

即古之
牙兵今
之家丁

盡乎陣
矣

也。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關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大陳之間，以前爲後，以後爲前。敵若擊吾之尾，則以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

起於伍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

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爲一井、十井爲一丘、因以制兵、故非分
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
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爲空虛、不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用之地、
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闔
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
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
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闢闔、降此孰有
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

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耳、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

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
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治民以五
家爲一軌、故治兵亦以五、五人爲一伍、以下准此、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
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
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亦猶司馬法一師五
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太宗曰、
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
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
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

可以破
拘儒務
多之見

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
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
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
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
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
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
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
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
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

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爲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

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

二廣、左右二軍名、其法右廣雞鳴而駕、日

中而脫、左則受之、日入而脫、

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計百

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較偏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

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

挾轅而戰、皆周制也、

凡軍行在車之右者、卽以車轅爲法、則故挾轅而爲戰備

焉、

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

非知者
不知

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車

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

凡百人

攻車守車二乘凡用百人

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

千

輕車重車各一千

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

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

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

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

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

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宗道及阿史那

杜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處以通斥堠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

太宗此
疑亦自
神武

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
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
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
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
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
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
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
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

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
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
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
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
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于事矣臣所以區
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
卿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强弩
倚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

漢以弩
長而今
北邊無
弩悲哉

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于馬，馬利于速鬪。漢長於弩，弩利於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示先以番漢之形，使敵人從之，我却變其形而與之戰，此即奇正相生之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

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杜爾及執天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爲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武備志卷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中篇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以爲諸將。

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

通乎原
始不可
量矣

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常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設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

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譟，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追，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

今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
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
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軍校教士之法一人學成教之十人
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此一等
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
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
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
云先偏後伍先偏後伍五乘爲一偏言以偏居先而伍卽隨
之承車之空文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
而彌縫其闕

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

以尺板爲籍以爲士卒功次之符驗也

後世

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懷其所

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四隅四落，相爲鉤連，而不斷續，一曲一折，相爲對待，而不參錯。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

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步數之法，下定於地，地體方，故步亦用方也；行綴之

法上應於天，天體圓，故綴亦用圓也。雖陣勢變化而兵亦不亂。

太宗曰：畫方以見

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

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

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

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

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

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

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
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駐隊即兼車而出者也師隊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所謂即前所謂跳盪騎也
戰鋒隊也言與上二隊相去一前進以五十步為
隊之閒又立一戰隊以繼之
節各五十步為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
內然亦不過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籠其鎗而於
是鼓之三呼三擊振鼓為節使之三三十步至五
十步以制敵之變我軍去敵自三十步至五十步
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為臨戰時更前正

後奇觀敵何如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
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
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
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
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
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
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
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

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入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以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問軍中五方之旗，各從其爲正兵乎？旛麾之用，曲折衝突，無有定向，此爲奇兵乎？且旌旗旛麾，各以分合爲變化，其隊數何如？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

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軍之分
為號欲令三隊合為一則旗相倚而不交接欲五
隊合為一則令兩旗相交為號欲十隊合為一則
令五旗相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
交為號
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
一復散而為三有合必有分故又以角聲為號而
合為一者復散而為十二交之旗開則前十隊之
合為一者復散而為五相倚不交之旗開則前三
隊之合為一者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
復散而為三
兵當分散之時則以散為正而合為奇三令五申
當合聚之時則以合為正而散為奇
三散五合復歸于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

解人不
爲森曉
所欺

所宜也

三次命令五次申論三令之散五令之合散合既周復令歸於正兵如此則八陣中

四頭八尾之法乃可教習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

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

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

號分爲三類耳

其實同一馬騎但各立名號

大抵騎隊八馬當

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

制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

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

以前後中分爲三覆

輟轉不言左右兩廂者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

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

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

辰、其術如何、

軍中表說、玄、稽、星、紀、析、木、大、火、壽、星、

十一辰

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

之次

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

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

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

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

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
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
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
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以一陣爲
下營之法
以五陣分金、木、水、木、土、火、而爲方、
圓、曲、直、銳之形、卽五行陣也、每陳五變、凡二十
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
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因地方形勢
不同、故預習
之以、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
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

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言

古有此言

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

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

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

兵家以先爲陽以後爲陰若敵

在先而吾居後必俟敵人之陽節竭盡吾軍之陰節方盈之時乃乘其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微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

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

牝爲陰而設右隊之兵以爲牝牡爲陽而設左隊之兵以爲牡早爲陽而或順天道以用早晏爲陰

而或順天道以用晏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左右者制用不同惟在乎用奇用正之變化也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示敵以形者在奇不在正擊敵取勝者在正不在奇形敵用奇擊敵用正此為奇正相為變化者也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

虎龍

夢大
五特
口哉
言實
研所

高太宗
數倍宜

四陣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
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
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
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
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
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
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
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

其初意
不爲臣
也

人人宜
服膺

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行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

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藉僞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爲蒯通不戮於漢旣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爲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于斬一莊賈非如魏絳戮楊于穰苴斬莊賈亦推赤誠在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

此一
時
解
釋
之
言
正
衛
公
妙
處
後
人
莫
爲
曉
過

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屈服故臣因縱兵擊之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乘謀之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

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爲乎周公大義
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
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
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藉糧不
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
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
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
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

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
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
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
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
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
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

行馬卽木螳螂劍刃扶胥

也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
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卷十

武備志卷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三終

下篇

一言破
千古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

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絕井天井陷天隙天

之地及如牢天羅天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

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

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

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

宜者卿當丁寧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

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

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

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望調宜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當分而不能分，爲縻縻之軍。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

不能加
之故遂
夏久

之謂乎。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論。大凡用兵，若敵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卽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

衛公明
道破今
人尚不
悟

秀極

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

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日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通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

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舍生稟血，鼓作爭鬪，雖死不省，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

一目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將何御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有損否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

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洩也、朕徐思其處置、

隻眼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讐、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爲奮耳、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

懷其舊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籍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

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旣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叅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叅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

爲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

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

明智之將

不以爲法、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

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

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

伐南燕

軍吏以爲不可、帝曰、

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

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

并宜生
心事者
出

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間神焉。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及其成

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

綏者不戰而退還之名也、

司馬法曰、逐奔不

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遂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

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靖曰臣嘗分爲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日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奪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爲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武備志卷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唐李筌作、摘其論兵法者三十二篇、餘見別類

天無陰陽篇第一

地無險阻篇第二

人無勇怯篇第三

主有道德篇第四

國有強富篇第五

賢有遇時篇第六

將有智謀篇第七

術有陰經篇第八

數有探心篇第九

政有誅強篇第十

善師篇第十

貴和篇第十二

廟勝篇第十三

沉謀篇第十四

子卒篇第十五

選士篇第十六

勵士篇第十七

刑賞篇第十八

地勢篇第十九

兵刑篇第二十

作戰篇第二十一

攻守篇第二十二

行人篇第二十三

擇才篇第二十四

授鉞篇第二十五

部署篇第二十六

將軍篇第二十七

陣將篇第二十八

隊將篇第二十九

征馬篇第三十

鑒人貌篇第三十一

誓衆軍令篇第三十二

原三十三

天無陰陽篇第一

經曰天圓地方，本無陰陽。陰陽旣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人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爲萬物而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爲深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

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堅金流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來草木甲折而積廩之粟不萌秋天雨霜百卉是瘁而蒙蔽之草木不傷陰陽寒暑不爲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爲陰陽而變之哉昔王莽招天下善輜鈐者六十三家悉補軍吏備於行間及昆陽敗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雹雨下樹當是之時豈三門不興五將不廢耶亭亭白奸錯設太歲月建邪當是之時殆至於此張伯松者值

亂出居營內，爲賊所逼。營中豪傑悉皆遁去。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然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擄，財物被掠。桓談語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事，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賢使能，則不日月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責功賞勞，則不禱祠而得福；人無厚德而用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於天時，無智無慮而候於雲氣，少勇少力而望於天福，怯不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之。」

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虛
無之形不可以決勝負不可制死生故良將不法
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君良將所
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
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須求之
於人吳起曰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
天時不作不爲人害人事不起不爲人始天時者
敵國水旱災害虫蝗霜雷荒亂之時非孤虛向背
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後世故作

爲。謫。書。而。寄。勝。負。於。天。時。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之。於。兵。有。何。傷。陰。陽。哉。

地無險阻篇第二

經曰、地利者爲兵之助、尤近於天時、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逆德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門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居左孟門、右太華、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荒淫敗政、武殺之、秦之地左崤函、右北隴、終南太華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後、刑政

不道子嬰迎降於軹道，姚泓面縛於霸上，吳之居五嶺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滄海，右衡山，德義不修，吳主終於歸命，侯陳主卒於長城，蜀之分左巫峽，右邛樊，南有瀘淇之障，北有劍閣之險，時無英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而言，天時不能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守，亂世之國，惟明主能知之，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險易哉？

人無勇怯篇第三

經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弱。

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人壯、淮
泗人懦、崆峒人武、燕趙人銳、涼隴人勇、韓魏人厚、
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勇怯在謀、強弱在
勢、謀圓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秦
人勁、申屠之子、敗於堯關、社洪之將、北於戲水、則
秦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
敗齊於艾陵、長晉於潢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
人懦、諸葛亮、撮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僵屍、而
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

軍虜王離殺蘇角、威振海內、諸將俯伏、莫敢仰窺、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藏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而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多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之衆、凡九年滅吳、以弱爲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浚縛於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之人何得而稱銳、涼隴之人勇、符堅擁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定偃江水、恃其勇也、及淮泗之敗、草行露宿、夜

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至，則涼隴之人何得而稱勇？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人使以賞，則死能移人，恒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法天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霸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廢，戰國出而

此等語
非漢後
人所能
辦

尚譎詐，聖人之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權，權不法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兼小，強吞弱，周建一千八百諸侯，其後併爲六國，連兵結難，戰爭始起，六國之君，踈道德而親權勢，權勢行，則不得親，道德廢，則不得不踈，理其然也，惟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衡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衡用兵，則萬物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清神

清者智之泉，智平者心之符。神清智平，乃能形萬物之情，人主之形萬物之情，財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不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則天闕於理，失於小人，則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舜以干戚而服苗，魯以泮

官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
霸以力勝者強強兵滅霸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
於天下人主之道信其然也

國有強富篇第五

經曰國之所富強者審權以操柄審數以御人課
農者術之在事而富在粟計戰者權之在謀而強
在兵故曰興兵而伐叛則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強
按兵而勸農則粟爵任粟爵任則國富國不法地
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

人法天而皇，賢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霸。乘天之時，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可以富強。乘天之時者，春樹穀，秋植麥，夏長成，冬備藏。因地之利者，辨燥濕，別土宜，疏泉源，濬溝洫。國有天地之饒，而人不足於食器械，不備也。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於財，商工不備也。通四遠之珍異，以有易無，謂之商旅。餘力以長地，財用資軍實，謂之農夫。理絲麻，成其衣服，謂之女工。雲夢之毛羽，黔溪之丹砂，荆楊之皮革，骨象，江衡之楠梓，會稽之竹箭，燕齊之魚

鹽、羶、裘、充、豫之漆、絲、紵、紵、鄭之刀、宋之筋、吳越之劍、魯之削、燕之角、荆之幹、汾湖之箭、吳越之金、錫、此地之利也、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完丘、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越之具區、楚之雲夢、齊之鉅野、宋之孟渚、此地之良也、共居其地、非有灾害疾病而貧賤者、非惰而奢、共居其地、世無奇業而獨富貴者、非儉則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使然也、同實而相兼者、強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強或弱者、理亂使然也、苟有

道理地足容身，士人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財貨可聚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貧。不患無財，不畏強禦，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湯武征伐而服諸侯。國愚則智可必強，國智則力可以強。用智者，可於強於內而富於外；用力者，富於內而強於外。是以漢武帝平百粵，以爲國圃，却羌胡以爲國園，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駼騊駼實於外廐，匹庶乘堅良，民間厭橘柚。此謂智於內而富於外也。秦孝公行墾草之令，使商

不能糴，農不得糴，廢逆旅，一山澤，貴酒肉之賈，重開市之賦，使農逸而商勞，行之數年而倉廩實，人知禮義，至於始皇，以爲軍資，東向而吞諸侯，此謂力富於內而強於外者也。故知霸王之業，非智不戰，非農不贍，過此以往，富強者未之有也。

賢有遇時篇第六

經曰：賢人之生於世也，無籍地，無貴宗，無奇狀，無智名，無勇功，或賢而或愚，年癡而乍醒，不可以事迹有，不可以人物得其得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

智同信得而言順，如覆水之於地，先流其濕，如燎火之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湯得之於鼎，飪之間，自升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孟津之賣漿，周得之於垂綸之下，伐紂而立武庚。伍員被髮徒跣，挾弓持矢，乞食於吳王闔閭，嚮風而高其義，下階而迎之。三日無語而言，無復疑者。范蠡生於五戶之墟，爲結童時，內視若盲，反聽若聾。時人謂之狂丈夫。文種來覩而知其賢，扣門請謁，相與歸霸於地戶。管夷吾來縛魯，齊桓

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委之以政，韓信
淮陰之怯夫，南鄭之亡卒，漢高歸之以計，故曰人
君之心如鑒鏡，如淳泉，真明於中，形物於外，則使
收賢任能不失其時也。非心之見，非智之知，因人
視之，借人聽之，其猶眩瞽以蠅蠆招聾，天以韶
武玄黃宮徵無貫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霸，未之
有也。是以五帝得其道而興，三王失其道而廢，廢
興之道在人之心，遭賢之時非在於兵強地廣，人
殷國富也。

將有志謀篇第七

經曰太古之初伯皇氏至子容成氏不令而民自化不罰而民自齊不賞而人自勸不知怒不知喜怡然若赤子庖犧氏神農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誅而不怒蓋三王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殷衰湯武王道德廢智謀用秦用商鞅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樊崇曹操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

歎

而敗魏武、先主任諸葛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南吳、符堅任王猛之智、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氏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桎高歎之銳、梁任王僧辨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頴之智、而面縛陳後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有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故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先福於重關之內、虞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靜幽正
理四字
介乎先
天之道

術有陰經篇第八

經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量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聖人能任之征有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師善之善者也夫太公止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用戰伐用計謀者荒惑敵國之主陰遣諛臣以事之尤之以巫祝使其尊鬼神也重其綵色文綉使其賤

糴而易之、貴糴其菽粟、使空其倉廩、遺之美好、使榮其志、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樓、竭其財、疲其力、移其心、易其性、使變更謠俗、侈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教、愛人而與官、無功而與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居而自順、令出而不可違、信者龜卜、筮鬼神、禱祠、讒諛、佞、奇伎、貨財、行於門戶、其所謂是者、皆所謂非也、皆是離君臣之際、塞忠諫之路、然後淫之以色、玩之以利、娛之以樂、養之以味、以信爲欺、以不信爲信、以忠爲詐、以不忠爲忠、諍

周

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居草野以小人居廊廟
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謂未戰以陰謀經之其國
已可破矣以兵縱之其君可虜其國可隳其城可
拔其衆可潰故湯用此而殷紂戮越用此而吳國
墟楚用此而陳蔡舉之晉用此而智氏殘韓用此
而東周分儒生之言兵皆曰強大者必勝小弱者
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之業萬乘之君無破
亡之兆昔夏廣而殷狹殷大而用小越弱而吳強
所謂不戰而勝者陰經之術夜行之道文武之數

聖人昭然獨見、怡然獨喜、其在茲乎、

數有探心篇第九

經曰古者隣國烽烟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樂其居、後世澆風長而淳朴散、權智用而譎詐生、隣國往來、專用間謀、縱橫之士、專隱括之人、入矣、徐守仁義、社稷丘墟、魯尊儒墨、宗廟殄滅、非達與智慧、不能禦伐、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見物情、不能成名、才賢不明、不能用兵、

戰國人
技量不
出範圍

名實不真、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闔揣摩
飛箝抵戲之篇、以教蘇秦張儀游說諸侯之國、而
探諸侯之心、於是術數行焉、夫用探心之數者、必
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成
敗、渾如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靜其志、同人之心
於有所愛惡、知止去就、從欲而攻之、陰慮而陽發
必虛、往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因其心
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
必出、既得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

漆之無使復反、如養由基之操弓、逢蒙之挾矢、其發無不中的者、其猶設罝罟以羅魚兔、張其會磔、其要脇、其虛動、必衝繼而挂目、亦奚有所遺哉、然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探智士之心、必以忠、誠、勿以欺、殆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探好財之心、必以賄、賂、勿以廉、貞、夫與智者言、必依於博、智有涯而博無涯、則智不可以測、與博者言、依於辨、博陳古而辨應今、則古不可御、今與貴

訊到獨
于方神

者言依於勢貴位高而勢制高則位不可以禁勢
與富者言依與物富積財而物方寶則財不足以
易寶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匿之而利豐贍則乏不
可以周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謙而謙降下則
賤不可以語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敢剛
毅則勇不可以懼剛與愚者言依於銳愚質而銳
聰明則不可察聽此人者皆本同其道而未異其
表同其道人所欲聽異其表聽表而不曉如此則
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或

故曰聖
人用獨

上駟中
駟之說
馬事一

縱或橫如偃枯木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
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夫道貴制
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則制於人者制命
也制人之術避人之所長攻人之所短見已之所
長蔽已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其爪牙禽之動必
先於嘴距螫虫之動必先其毒水虫之動必先其
甲夫禽獸虫蟻之屬尚用其所長以制物况於智
士乎夫人好言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
者必以縱橫銜之好談名法者必以權橫挫之必

乖其始、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使無出吾之右。徐以慶吊、以言憂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爲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榮華、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弔則悲、與賤者言、慶則悅。悅其心、迎其意、或慶、又或弔、以感其志。情變於內者、形先於外、當以其所見而觀其隱。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而無此者、不足以成霸王之業也。

政有誅強篇第十

經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豪家強臣昏姻嬖昵爲吾下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討上發謀下詛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貪如狼強不可制者是謂亂軍皆誅之是故文宣王誅少正卯於兩觀而魯國清田穰苴斬莊賈於表下而定齊魏絳戮楊于於亂行而諸侯服項籍斬宋義於帳中而天下怖夫誅豪者益其威戮強者增其權威權生豪強之身而不在於士卒之庸豪強有兼才者

則駕而御之教而道之如畜驚鳥養猛獸必節其
饑飽剪其爪縻其足呼而隨之嗾而走之牢籠其
心使馴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惡恣其武
縱其心橫其志使禍盈於三軍怨流於百姓然後
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者善人之資爲國之將
爲國之師不誅豪強何以成軍之威哉